

唐劉肅撰

唐新語

上海蔡光社藏版

宣統三年七月付印

宣統三年八月出版

(唐新語)

定價洋一元五角



出版者 上海藜光社

發行者 上海藜光社

印刷者 上海藜光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福里 藜光社

# 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尙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宣莫殊述文刪落其繁蕪丘明招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旣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邇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謗訕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歷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新語聊以宣之間卷豈敢傳諸奇人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園丘之月序

## 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尙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馮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疎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姦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而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文直而事備固文瞻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昇堂而入室矣蔚宗紉公才而探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迨文容身遠害既乘直筆空素舊章自茲以降漸以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著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端起莊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

禮樂爲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悅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尙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賤狙詐也刊淫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略抑未也理國者以人爲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 唐新語卷一

唐 劉肅 撰

## 匡贊

杜如晦。少敏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則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

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泣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旣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旣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勅令陪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

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殷周。用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于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列。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之較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悞。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



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懼。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煩煩。承問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遠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則天朝。默嚟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瑱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瑱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瑱曰。卿可於衆中說之。瑱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瑱弟兄賊狀。貶爲安固尉。

方辭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革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瑒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瑒曰：臣亦謂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無及矣。瑒與張昌宗同供奉官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瑒。瑒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瑒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瑒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瑒之謀，乃召瑒問。瑒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瑒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乃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  
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  
昭德曰。父子母子。尙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  
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必去矣。則天矍然  
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  
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  
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  
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  
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  
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  
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  
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

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靖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位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

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援。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遷給事中。并修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尙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頲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引變。故能成天下之務。頲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之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崇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

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汰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遂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歷律。以敬授人時。封泰山。祠雎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尙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或瞻而百度允釐。旣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尙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

冲粹。妙有釋其至。曠抱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矣。詞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客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添。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投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旣表斯文。宣室餘談。冷然在耳。玉殿遺草。宛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僕。遵往棧之禮。可贈太師。賻物玉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與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思眊。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份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



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諷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尙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之。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廷。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